



剑桥学派思想史

译丛

主编◎李宏图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昆廷·斯金纳 [主编]

潘兴明 周保巍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剑桥学派思想史

主编◎李宏图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昆廷·斯金纳 [主编]
潘兴明 周保巍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英)菲利普森,(英)斯金纳著;潘兴明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5617-4342-4

I. 近... II. ①菲... ②斯... ③潘... III. 政治思想史—
英国—近代—文集 IV. D095.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142 号

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

编 者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昆廷·斯金纳

译 者 潘兴明 周保巍 等

策划组稿 周 洁

责任编辑 王世云 周 洁

责任校对 郭绍玲

装帧设计 卢晓红

责任出版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26.75

字 数 41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4342-4/D·108

定 价 4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内容简介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英国的范围。与此同时,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界也十分活跃,产生了以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和大卫·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著名思想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令人瞩目。西方学界对此研究十分深入,尤其是约翰·波考克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学界的影响极大。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是一本研究英国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论文集。杰出的西方思想史学家 J.G.A. 波考克提出的思想和论及的问题成其为核心,其余 16 位作者均为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波考克的思想 and 理论作了卓有见地的探讨和评论。所探讨的问题均为英国在近代早期占重要地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反暴君论、古代政制、阿明尼乌主义、“公民科学”、议会主权、托马斯·霍布斯的世俗宗教、詹姆士·哈林顿的共和主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辉格主义、洛克的《政府论两篇》、大卫·休谟的思想等等。波考克本人亲自撰文“主权话语:对于作品的进一步考察”,对各篇论文作了高屋建瓴的评论。



「中文版序言」

笔为利剑： 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①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②他把思想史的研究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同时重点关注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惟一的研究对象。

针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把研究对象定格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③或者说“历史的”研究

① Kari Palonen: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p1, Polity Press 2003.

② Preston King (ed): The History of Ideas: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 p8, Croom Helm 1983.

③ Norman J. Wilson: 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p75—76, Prentice Hall 1999.

方法,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仰。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①

斯金纳不仅倡导着思想史研究中“历史的”方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政治思想从以前对内容的研究转移到对政治的论辩,从关于政治的思想转移到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这种转换表明,斯金纳不把政治思想仅仅看成为一种指导政治行动的原则,而是把政治思想直接当成为政治的一种内容,或者说,政治行动本身。因为这些思想家们从来都没有只从一种抽象原则或者观念的层面上来论述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纯粹是思想观念的理论家。相反,他们都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辩论,都是为解决那个时代政治的问题如政治的合法性而在思考。或者说,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所参与的现实政治的活动。于是,政治思想不再成为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抽象原则,而是直接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成为政治活动本身。这些思想家本身也就不再仅是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成为了参与政治行动、分享政治权力的政治活动家。由此“思想即为行动”,“政治作为活动”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并且,在当时的研究氛围内,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对思想家的重新定位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而成为一场改变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大变换。

当思想史的研究从基本的内容转向了思想的论辩,随之,斯金纳也转向将思想史上的“概念”看作为独立的实体来进行考察。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转换,实现了思想史研究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转换。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即指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的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科泽勒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①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些被废弃,有的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不再是简单地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考察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或被废弃,或成为主导,起到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并且,这些概念在被不同定义时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②并固定下来和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③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着重研究近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后来,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着重考察了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新罗马理论家对“自由”概念的理解。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又运用这种方法进一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② 同上,第178页。

③ 同上,第4页。

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

当从思想史转换到“概念史”后,斯金纳使用了修辞学理论来展开自己的研究,从而在思想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维度。这一新维度的中心内容即运用语言行动理论来考察概念的变化和被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

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他的边界,以及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①更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他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动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②他还说“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他们有争议的行动。”^③这样,我们看到,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任何词汇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修辞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于是,斯金纳很自然地对思想史的“概念”考察转向了对思想史的“修辞”考察,并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政治行动和修辞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斯金纳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说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种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③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①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与政治行动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探讨修辞在概念的变化和政治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说,我们重点要关注和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用的什么修辞,即语内表现行为(illocutionary),而不是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期望要取得的什么效果,即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考察作者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动,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概念的不断演进。

斯金纳曾经这样说过语言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重视修辞的作用,和转向修辞学的研究。“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会比我们有时设想的更自由。”^②正像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詹姆士·塔利曾经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论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他写道: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和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③

在我看来,斯金纳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领域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对思想史的意义给出了价值性的评判。斯金纳已经用上述的研究方式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来对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在不同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做出的这样一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7, Polity Press 1988.

系列选择。同样,思想史家的作用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对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①

在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无论我们是赞同还是批评,我们都需要对之作系统的了解。于是,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也就有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能为国内学术界了解斯金纳以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一些学术资源,同时能推动国内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我们所翻译的5本著作中,有1本是斯金纳自己撰写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这是斯金纳从修辞学的视角来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其他3本是他主编的著作,这些均是从由斯金纳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丛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中挑选出来的,也都体现了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了便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斯金纳,我们特地选择了著名学者凯瑞·帕罗内所写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一书,这是一本对斯金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高度概括的著作。总之,我们正是想通过选择这样不同类型的著作能够获得对斯金纳,这位思想史家同时也被认为是思想家的系统了解。

这些著作分别由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加丰教授、郑崧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胡传胜研究员、上海东华大学的潘兴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利平博士、周保巍博士和我等一起翻译。在此,我作为本套译丛的主编非常感谢这些译者,他们都是我的学术同行和朋友。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了这些著作的翻译,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至推却了很多其他的写作邀请。正是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认真的工作,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洁女士,她所具有的人文气质和对学术著作的关切终于使本译丛列入了出版计划,并处理了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她认真务实而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与此同时,也要

^① 详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龚海燕女士,通过她卓有成效的工作,顺利地落实了本套丛书的版权,使我们得以展开这项学术翻译工作。在此,更应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正是他对出版学术著作的高远视野,使这套“纯学术”译丛得以面世。

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盟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支持的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在本译丛翻译的过程中,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给予了我很多便利的工作条件,在此表示谢意。同时,本译丛也是上述研究中心科研规划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翻译这套丛书,还得到了很多学术同行和朋友的帮助,如现任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相蓝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何慧敏教授和曹乃云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或多或少地给了我各种类型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昆廷·斯金纳教授本人,当得知我们要翻译这样一套丛书时,他非常高兴,不仅给了我们一些学术上的指导,而且也在联系版权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具体的关心。同时,也感谢凯瑞·帕罗内(Kari Palonen)教授,在有些问题上我与他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由于所翻译的这些书都是国际一流学者的著作,因此,我们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向读者奉献较高质量的译作。当然,限于种种原因,我们可能也会犯些错误,如果是这样,只好留给学术同行们去批评指正了。

此时,我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自己了。遗憾的是,这种放松不会许久,很快我们又将要进入到新的学习与研究计划中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使然,实在是因为这种对未知的探索本身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和快乐。

李宏图
2005年10月



「前言」

当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于1971年出版《政治、语言和时代》的时候,他在“导言”中说:“在过去的10年中,对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感兴趣的学者经历了其学科的剧烈变化,而这种变化达到了变革的程度。”从目前来看,20世纪60年代确实见证了对于政治理论史思考方式的革命性的开端,而更为确定的是:约翰·波考克本人就是最积极和最重要的革命者。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我们写了这本论文集,并乐于承认他对我们的鼓舞和影响。使我们获益匪浅的是,他坚持认为政治理论史应当被写成政治话语史。同时,我们铭记他对近代英国政治思想所提出的那些特定问题。我们希望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以我们所怀有的精神来阅读,即对这位渊博的历史学家怀有爱慕和诚挚的敬意。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精神世界的广博学识、权威性的著说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继续激励大量历史著作的问世。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从最出色的历史学家那里发出的令人心颤的历史感。

约翰·波考克的一些最杰出的历史见解来自与其他学者的争论、也许最有成效的是与他自己的早期著作的争论之中。他对本论文集所作出的回应的特色就是他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以及发表了对于整个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全新的和引人入胜的综合性的观点。正如波考克经常告诫我们的那样,历史的探索是一种永无止境和真正需要通力合作的探索。

约翰·波考克的第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和他的近作《美

德、商业和历史》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对他表示敬意的这本论文集也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对出版社的负责人在出版过程中所体现的善意表示感谢,特别是要感谢出版社主编杰里米·迈诺特(Jeremy Mynott),他从一开始就对本论文集论及问题的范围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还要感谢“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编辑委员会,他们欣然欢迎将本论文集列入其丛书系列。我们还非常感谢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和南希·简·汤普森(Nancy-Jane Thompson),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并感谢责任编辑简·菲尔德(Jean Field),她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将我们不同作者的文稿进行汇总、审阅和勘误。此外我们要感谢所有作者,他们都按时交稿,并且以极高的效率和诚意修改稿件。最后,我们尤其要感谢费利希提·波考克(Felicity Pocock)和戈登·肖切特(Gorden Schochet),他们在我们开始筹备这本书的时候就给我们以不可或缺的帮助和建议。我们对以上所有人表示感谢,而且最重要的是对约翰·波考克本人的友谊和榜样表示感谢。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昆廷·斯金纳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 李宏图 / 1

前言 / 1

第一部分 / 1

第一章 乔治·布坎南和反暴君论 / J·H·伯恩斯 / 3

第二章 古代宪法的再考察 / 威廉·克莱因 / 20

第三章 阿明尼乌主义:从未存在过的争论 / 威廉·拉蒙特 / 39

第四章 古典修辞学和早期霍布斯著说中的“公民科学” / 昆廷·斯金纳 / 59

第二部分 / 83

第五章 议会主权:一个真正的英国专制主义 / 迈克尔·门德尔 / 85

第六章 托马斯·霍布斯的世俗宗教 / 理查德·塔克 / 104

第七章 运动之娱悦:詹姆士·哈林顿的共和主义 / 乔纳森·斯科特 / 121

第八章 纽卡斯尔的诡辩论:图书世界中的《君主论》 / 科纳尔·康德伦 / 145

第三部分 / 167

第九章 在兰贝斯与利维坦之间——塞缪尔·帕克关于英国国教和政治秩序 /

戈登·J·肖西特 / 169

第十章 神职者谋略和辉格主义的诞生 / 马克·戈尔迪 / 188

第十一章 抵抗的权利:1688—1694年辉格党的抵抗学说 / 洛伊丝·G·施沃雷尔 / 211

第十二章 为《政府论》定位 / 詹姆士·塔利 / 230

第四部分 / 257

第十三章 沙夫茨伯里、文雅和宗教的政治学 / 劳伦斯·E·克伦 / 259

第十四章 得体、财产权和审慎——大卫·休谟及其对革命的捍卫 /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 277

第十五章 公债的狂想曲——大卫·休谟和主动的国家破产 / 伊斯特万·洪特 / 294

第十六章 世界君主国和欧洲的自由——大卫·休谟对于英国辉格党学说的批判 /

约翰·罗伯逊 / 317

第五部分 / 339

第十七章 主权话语：对于作品的进一步考察 / J·G·A·波考克 / 341

J·G·A·波考克已出版的著述目录(截止 1992 年) / 389

译者后记 / 403